

# 詩性與神性的對話

## ——論張曉風的散文創作

■ 叢新強

山東大學文學院

張曉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信徒，其充滿詩性與神性的文字在當代中國文學中具有代表性。她一九四一年出生於浙江金華，八歲隨父母遷台，畢業於台灣東吳大學中文系，是著名的散文家、戲劇家、小說家。其中尤以散文享譽海內外，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被台灣評論界推為「當代十大散文家之一」。通過考察張曉風的散文創作，不僅可以探究其文本的詩性與神性的對話特徵，同時也可能探索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的深層聯繫，進而作出有效的價值判斷。

張曉風談及對她影響最大的書，是《聖經》和《論語》，還進一步指出，「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實也只有兩種東西：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基督教』。」<sup>[1]</sup>在她的心底和筆端，「中國」與「基督」是和諧存在而不是矛盾對立的。她虔誠地信仰基督，由對中國的熱愛到對人類的深愛，進而升華到對自然萬物的「詩化」與「神化」，對一切存在懷抱一種祈禱和感恩的態度，她傾心關注的是「我在」。張曉風極為看重「解釋」，她的散文是「詩性解釋學」，又是「神性解釋學」。

**摘要：**張曉風的散文創作在當代中國文學視野中具有獨特的代表性，呈現出詩性與神性相互對話的精神特徵。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信徒，張曉風通過自己的散文表達了「中國」與「基督」的同性；其散文中的博愛精神，體現在愛中國、愛人類、愛自然的統一性；在「祈禱」與「感恩」的基督文化意義上，其散文又具有詩性與神性的互動性。張曉風的散文世界，既是「詩性解釋學」又是「神性解釋學」，一定程度上達成了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的相遇和對話。這已經超出單純文學的範疇，而具有文化的深遠意義。

**關鍵詞：**張曉風散文；詩性；神性；對話

張曉風信仰基督，肯定有信仰的人生，充滿對生命存在的沉思。她深深意識到「生命是一項隨時可以中止的契約」，深知一切皆會稍縱即逝，所以「那些秉燭夜遊的人，那些皓首窮經的人，那些餐霞飲露以修道的人，其基本背景恐怕皆是由於感知生命的大悲涼與大愴痛吧！」<sup>[2]</sup>。個體生命是那樣的無常，甚至來不及真正地去把握，在歷史長河中更是微不足道。基督教文化的謙卑精神自然影響到張曉風對人生價值的認識。《新約》中的先知約翰曾一見耶穌便屈身降志說：「我僅僅是以水為你們施洗禮的，他卻以靈為你們施洗禮，我之於他，只能算一聲開道的吶喊聲！」先知尚且如此，何況人呢？「如果此生還有未了的願望，那便是不斷遇到更令人心折的人，不斷探得更勾魂攝魄蕩蕩可吞人的美景，好讓我更徹底地敗潰，更從心底承認自己的卑微和渺小。」<sup>[3]</sup>人的渺小是事實，並不否認人存在的價值，相反倒是真正的人所必須意識到的。「真英雄何所遇？他

遇到的是全身的傷痕，是孤單的長途，以及愈來愈真切的渺小感。」<sup>[4]</sup>在無限的上帝面前，人的確是渺小的、卑微的。即便「真英雄」，也依然是一個「可憐巴巴」的人而已。實際上，這正是基督教文化所奉行的人的謙卑的精神品格。

認識到個體存在的有限與渺小，耶穌基督卑微而又偉大的精神便更為醒目。在長詩《我是一棵樹》中，張曉風深情敘寫耶穌苦難的一生，真誠歌頌他對世人的拯救與他的存在價值：

「他的名字叫耶穌/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他是天神本體的形象/是眾光之上的真光/他的出生只為著死/我們太脆弱不能到他那裡去/他乃毅然地道成肉身/到我們這裡來/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卻不接納他/他的歷程是從一具馬槽開始/等著他的是山間的饑餓/井畔的渴/不眠的長夜/海上的浪/狐狸有洞，飛鳥有巢，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等著他的是誤解/是門徒卑鄙的出賣/是戲辱，是口水/是釘痕，是十字架，是/三十三歲一個青春軀體的死——然後是墳墓/然後是一個復活的完成……」<sup>[5]</sup>。

像「道成肉身」這樣的細緻精到的形象描述，充分體現出作者對基督的信仰與崇敬已經深入精神內裡。相對而言，人永遠不會達到神這樣的高度，但人卻應該盡可能地趨近於這一高度。在《因為青春是這樣好》中，張曉風對耶穌基督的救贖精神作了進一步的禮贊：「很多詩人將青春吟誦給我們聽，但只有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將青春的生命運行給我們看，並且讓我們可以追蹤他的軌跡。哲學家推給我們冰冷的課本，耶穌卻遞給我們溫暖的十字架。他為溷死的動脈輸血，他使不再激揚的生命重新澎湃。他使山水成為山水，人物成為人物，他使青春成為充分的有價值的青春」。<sup>[6]</sup>耶穌基督將青春的生命運行給人類，以一種無以替代的自我犧牲精神，成為人類救贖的永恆的象徵性存在。這是最高級的層次。耶穌基督在作者心目中同時具有了全新的形象，這也可以說是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遇的一個體現。

「耶穌受洗約旦河，待他自河中走上河岸，天地為之動容。經典上記錄那一剎那謂『當時聖靈降其身，恍若鴿子』。」<sup>[7]</sup>張曉風筆下的耶穌基督是神聖的、令人無限敬仰的。同時又是平凡的、與

人接近並令人喜愛的：「《新約》中的耶穌，其最動人處便在破體而出捨入塵寰而為人身，仿佛一位父親俯身於沙堆裡，滿面黑污地去和小兒女辦家家酒。」<sup>[8]</sup>正如詹姆士·里德(James A. Ryder)所說，「耶穌就是這樣總是力圖把家帶到人們中間，即人們都渴望慈父的愛，並用這樣的一位慈父對兒女的關懷來解釋上帝」。<sup>[9]</sup>這樣的救主自然成為人類最好的朋友，也成為人類的嚮往。「得到這樣的肉身，是所有的動物、植物、礦物仰首以待的，天上神明俯身以就的，得到這樣清亮颯爽如黎明新拭的肉身，怎能不大喜若狂呢？」<sup>[10]</sup>上帝的「道成肉身」給人類帶來了獲救的可能與無限的希望，令作者莊嚴地體會到生命的存在狀態。「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它。在生命低潮的波谷，忍受它。享受生命，使我感到自己的幸運，忍受生命，使我了解自己的韌度，兩者皆令我喜悅不盡。」<sup>[11]</sup>這是耶穌基督的啟示，也是對生命的正視與珍惜。

在《初心》中，張曉風談到《爾雅》的第一句話時曾表現出「愕然」和「敬畏」。「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始也」，這句話令張曉風聯想到中國文化的起始和基調。無獨有偶。《聖經》也是這樣開頭的：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其間，似乎有著原初精神上的內在關聯。「真是簡明又壯闊的大筆，無一語修飾形容，卻是元氣淋漓，如洪鐘之聲，震耳貫心，令人讀著讀著竟有坐不住的感覺，所謂壯志陡生，有天下之志，就是這種心情吧！寥寥數字，天工已竟，令人相見日之初生，海之初浪，高山始突，峽谷乍降以及大地寂然等待小草湧騰出土的剎那！」<sup>[12]</sup>華夏文化和基督文化各自的民族性與地域性以及二者的隔閡與相遇，長期以來成為文化界討論不休的問題和事件。張曉風則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二者時空上的差異，實現了超時空的暗合。在另一篇悼念亡友的散文《想你的時候》中，張曉風則讓中國大陸基督徒流傳的一首詩感動得淚下。其中一段是這樣說的：

天上雖有無比榮耀的冠冕/但無十字架可以順從/它為我們所受一切的碾磨/在地，才能與它溝通/進入「安息」就再尋不到「渡境」/再無機會為它受苦/再也不能為它經過何試煉/再為它捨棄何幸福……<sup>[13]</sup>

我們知道，「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的象徵符

號和信仰標誌。「十字架展現著一種時空縱橫、對立統一、兩極相通的信仰圖景。它的一端預示著上帝永恆、無限、絕對、完善等終極意義，其另一端則反映出人世歷史之相對存在和有限作為。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使這本不可逾越的兩極得以相通，因為基督既意味著永恆對歷史的昭示，又代表著人性之完美典範。這樣，十字架上的真理即指信奉基督就是超越自我，追尋永恆，使人生在十字架之意義上達到完成和完善」。<sup>[14]</sup>很明顯，這裡描述的正是作者心緒的表達，同時，大陸與台灣、「中國」與「基督」也在張曉風這裡獲得了深層的遇合。

## 二

眾所周知，「博愛」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精義之所在。明顯滲透於張曉風散文中的也正是一種博愛的思想，其間包括愛中國，愛人類，愛自然。或許，愛祖國、愛人類、愛自然是人尤其是作家的普遍的本性使然，但張曉風筆下流露的「愛」卻明顯印上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神性色彩，已經有別於一般作家筆下的一般的愛。

自幼遷居台灣的張曉風，對故鄉有著魂牽夢縈的感情，作品中時時處處流露著濃濃的鄉思鄉愁。「那些住在自己國土上的人就不背井離鄉了嗎？像塑膠花一樣繁艷誇張，毫不慚愧地成為無所不在的裝飾品，卻從來不知在故土上扎根布須的人到底有多少呢？」<sup>[15]</sup>，這成為被作品中那故事擦傷最痛的一點。當在異國他鄉遇到兜售蓮蓬的小孩子時，她不禁嘆道：「小孩子啊，賣蓮蓬是可以的，可不要把屬於玄武湖的鄉愁一起賣給我啊！」<sup>[16]</sup>。無盡的鄉思鄉愁激起了對中國的無限熱愛。在張曉風筆下，「中國」是詩騷楚辭、唐詩宋詞，是孔子漫步、莊子化蝶，是取法自然的思維方式，是物我為一的和諧境界。她的「中國」亦是著獨特的語言文字的中國，在《色識》中她說：「世界之大，何處無色，何時無色，豈有一個民族會不懂顏色？但能待顏色如情人，相知相契之餘且不嫌麻煩地想出那麼多出人意表的字眼來形容描繪它，捨中文外，恐怕不容易再找到第二種語言了吧？」<sup>[17]</sup>。她的「中國」又是漢民族的中國，是文化

的中國。而且，她說：「我在一切今人古人和孩子以及萬物中看到我自己，我的前身」<sup>[18]</sup>。同時，對於學生們，她的理想便是「我渴望能教你們如何做一個人——以及如何做一個中國人」<sup>[19]</sup>。「中國人」的潛在意識，使張曉風對「中國」懷抱著如此的深愛：「有一個名字不容任何人誣衊，有一個話題絕不容別人佔上風，有一份舊愛不准他人來置喙。總之，只要聽到別人的話鋒似乎要觸及我的中國了，我會一面謙卑地微笑，一面拔劍以待，只要有一言傷及它，我會立刻揮劍求勝，即使為劍刃所傷亦在所不惜」。<sup>[20]</sup>正因如此深厚的感情，張曉風為中國進行虔誠的祈禱。在《禱詞》一文中，她寫道：「主啊，我求你，賜福保守中國，如同保護你眼中的瞳仁。除了中國，我什麼都不是；除了中國，我恥於有第二個愛。我感謝你，因為你給了我愛的力量。我愛中國，包括中國的苦難。我愛時間的中國，空間的中國，微黃的線裝書中的中國，夜夜魂夢的中國，少棒場上一片旗海內的中國，以及更深時禱詞裡的中國。……我的主，求你允許我的耳得以重聞東北原始森林的松濤，求你允許我的眼得以瞻仰穆如帝王的五岳，求你允許我的雙掌得以親吻河套平原微潤的土膏，求你允許我的肌膚得沐蘇堤二月的柳風。求你允許我們生則撐起五湖三江之上的湛湛藍天，死則葬於白楊環生的安恬的祖塋。我的主，在我對中國的每一份愛裡，求你為我加上責任。我將引這份愛中的痛苦為甜蜜，我願以這份愛裡的沉重為輕省。」<sup>[21]</sup>她自然地把「愛中國」與「愛上帝」聯繫在一起，把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並列，以漢語方式言說基督思想，獲得了圓滿超越。對眾多宗教學者乃至思想文化界費力探討而不休的問題，在張曉風的文學世界中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除了對中國的愛，張曉風散文中呈現出普遍的人類之愛。耶穌基督為拯救世人而被釘十字架，他的受難是與愛同在的。對此，張曉風有著理性和情感上的體驗與認同。在《初綻的詩篇》中，借助孩子的出生，她深深感到「十字架並不可怕，骷髏並不可怕，荊棘冠冕並不可怕，孤寂並不可怕——如果有對象可以愛，如果有生命可為之奉獻，如果有理想可前去流血」。<sup>[22]</sup>上帝正是為了愛

所有的世人而奉獻出自己兒子的生命。所以我們的愛亦應該是普遍的，「愛所有的臉——可愛的以及不可愛的，聖潔的以及有罪的，歡愉的以及悲哀的，直愛到生命的末端」<sup>[23]</sup>，「若我有所祈求，若我有所渴望，那便是願你容許我更多地愛你，並容許我向你支取更多的愛」<sup>[24]</sup>。經典上說：「我是上帝的殿堂。」在張曉風看來，「天神如果有居所，那居所必是人心，而不是泥瓦土磚雕樑畫棟間的所謂聖殿」<sup>[25]</sup>，「事實上，世間果有神靈，神靈果願容身於一座神聖的殿堂，則那座殿堂如果不坐落於你我的此身此體，還會是哪裡呢？」<sup>[26]</sup>。是的，愛就在人身，愛就在人心。在《母親的羽衣》中，她把母親的愛比喻為一塊平凡不起眼的、柔順地接納了無數尖銳的割傷卻默無一語的砧板<sup>[27]</sup>。在《情懷》中，她更為救助一隻被捕捉的鷹而奔走呼告。她仿佛聽見「有一種召喚，一種幾乎是命定的無可抗拒的召喚，那聲音柔和而沉實，那聲音無言無語，卻又清晰如晤面，那聲音說：『為那不能自述的受苦者說話吧！為那不能自申的受屈者表達吧！』」<sup>[28]</sup>。她愛的可不只是一隻鳥，而是全部生命。這是心的聲音，這是愛的聲音，這是神的聲音。

在《另一張考卷》中，張曉風表達了對學生們的真切愛心，她說道：「如果我能給別人一點光，一點溫暖，我為什麼我要吝嗇呢？我多麼希望我所能給予學生的，不僅是錯字的糾正，不僅是句法的調動，不僅是文采的潤飾，而是愛的連繫。」<sup>[29]</sup>在《念你們的名字》中，她深情讚頌醫學院的學生，呼喚並愛著他們的名字。「我常驚訝，為什麼世人不能虔誠地細味另一個人的名字？為什麼我們不懂得恭敬地省察自己的名字？每一個名字，無論雅俗，都自有它的哲學和愛心。如果我們能用細膩的領悟力去叫別人的名字，我們便能學會更多的互敬互愛，這世界也可以因此而更美好。」<sup>[30]</sup>在張曉風的心目中，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生命，都需要愛。同時，她又由衷地與他們共勉：「孩子們，這世界上不缺乏專家，不缺乏權威，缺乏的是一個『人』，一個肯把自己給出去的人，當你們幫助別人時，請記得醫藥是有時而窮的，唯有不竭的愛能照亮一個受苦的靈魂」<sup>[31]</sup>。她倡導並踐行的正是這樣一種全心全意的愛，愛每一個人。在《劫後》中，

這種愛更升華到一個新高度。面對死者與生者，一剎那，他們都成了「我」的弟兄。「我與那些素未謀面的受難者同受苦難，我與那些饑寒的人一同饑寒。……我第一次感到他們的眼淚在我的眼眶中流轉，我第一次感到他們的悲哀在我的血管中翻騰。」<sup>[32]</sup>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道成肉身，就是與人類成為兄弟，與世人同受苦難。

愛還是理解和寬恕。在《霜橘》中，張曉風娓娓道來，勸慰友人如何對待所謂的「誤會欺詐和讒言」。「只要是人，沒有一位不曾被惡言中傷過的——即便是神，也不能免於詬罵。記得那個古老的故事嗎？在伊甸園裡蛇怎樣向夏娃進攻呢？他毀謗上帝——他成功了，錯誤的歷史便以此為起點而寫下去。」進一步，她以先聖的遭遇來勸慰友人：「蘇格拉底被認為是蠱惑青年的罪人，終於在群眾面前飲鴆而死，有誰知道他尋求真理的誠實？孔子被誤會為求官的政客，甚至隱士們也用曖昧的話諷勸他，有誰了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熱忱？耶穌被人控告為煽惑群眾的暴動者，被高掛在兩個強盜中間釘死，有誰體會他捨生救人的苦心？人類史上充滿荒謬的例子。人們永遠虐待著偉大的先知先見，等到他們屍骨成灰的時候，人們的子孫才開始推崇他，為他修建美麗的墳墓。玫，所以每當有人譏誚我，有意無意地用言語傷害我，我總是沉靜下來，心裡充滿神聖而肅穆的感覺。玫，當我身受先聖們痛苦的一部分，當我戴上這頂曾經刺傷過他們的荊棘冠，我就覺得更接近他們、更像他們、更分沾了他們的榮耀」<sup>[33]</sup>。在基督教文化看來，人是生而有罪的，人性是有其局限性和弱點的。「如果我們真能了解一點人生，多去揣測一點人性，我們就知道，我們沒有資格不被批評。既然比我們偉大、比我們聖潔的人都曾受人誤會、被人毀謗，我們又憑什麼希望能倖免？」退一步講，「如果我們不過分自高，我們將會發現我們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完善、那麼無可攻擊」。因此，「你又怎能厚非他們呢？他們連自己做了什麼也不曉得呢！」實際上，這正是耶穌臨死時所說的話。所以，重要的是寬恕。「原諒別人總是對的。饒恕是光，在肯饒恕的地方就有光明和歡愉。在黑茫茫的曠野中，饒恕如燈——先將自己的小屋照得通亮，然

後又及於他人。」「我們生存在世，自有我們獨立的意義，我們做我們認為合宜的事，我們想我們認為正確的思想，我們只對上帝負責。」這樣，我們就能過好每一天，就能感謝每一個日子，「對我們來說沒有一件事是不好的，沒有一件事的發生是不值得快樂的」。<sup>[34]</sup>即使我們仍然容易受傷，「我們仍然對人抱著孩子式的信任，仍然固執地期望著良善」。<sup>[35]</sup>耶穌正是懷抱著這樣一種受傷的愛，成為我們的基督。愛不是榮耀，而是受傷，因為「神聖的事業總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這種痛苦能把深度給予我們」<sup>[36]</sup>。「人生世上，一顆心從擦傷、灼傷、凍傷、撞傷、壓傷、扭傷，乃至到內傷，哪能一點傷害都不受呢？如果關懷和愛就必須包括受傷，那麼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基督不同於世人的，豈不正在那雙釘痕宛在的受傷手掌嗎？」<sup>[37]</sup>這是愛的辯證法，是耶穌基督用自己的犧牲教給世人的。

由對中國的爱、對人世的愛，張曉風的散文世界更上升到了對自然的愛。在她筆下，自然是充滿生命力和神聖性的存在。在《秋天·秋天》中，作者懷著「全部的虔誠與敬畏」愛秋天<sup>[38]</sup>；在《雨天的書》中，對雨亦充滿「虔誠的敬畏」<sup>[39]</sup>；《地篇》則對大地作了淋漓盡致的禮贊<sup>[40]</sup>；《一鉢金》中，面對自然，胸中鼓蕩著「神聖的餘響」，「肅立良久，感到一種宗教的莊穆」<sup>[41]</sup>；在《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中，每一種生物都尊嚴地活著，連沒有生命的也和諧地存在著。即使那夜的桂花對我而言也是一場神秘經驗，「有如一個信徒和神明之間的神秘經驗，……有一種花，你沒有看見，卻篤信它存在。有一種聲音，你沒有聽見，卻自知你了解」<sup>[42]</sup>。作者心底，自然與「我」已經融為一體，我們亦應當感謝自然。「不是天地需要我們去為之立心，而是由於天地的仁慈，她俯身將我們抱起，而且剛剛好放在心坎的那個位置上。山水是花，天地是更大的花，我們遂挺然成花蕊。」<sup>[43]</sup>在《畫晴》中，對著雨過天晴的自然，作者進入了物我兩忘之境界：「我起來，走下台階，獨自微笑著、歡喜著。四下一個人也沒有，我就覺得自己也沒有了。天地間只有一團喜悅、一腔溫柔、一片勃勃然的生氣，我走向田畦，就以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舉袂迎

風，就覺得自己是一縷宛轉的氣流，我抬頭望天，卻又把自己誤為明燦的陽光。我的心從來沒有這樣寬廣過，恍惚中憶起一節經文：『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我第一次那樣深切地體會到造物的深心。我就忽然熱愛起一切有生命和無生命的東西來了。我那樣渴切地想對每一個人說聲早安。」<sup>[44]</sup>人與神奇的大自然實現了和諧的交流與溝通，這是「造物的深心」。

自然的神奇和對自然的愛，使張曉風意識到這是上帝給予人類的恩賜。《歸去》中，剎那間億萬片翠葉都翻作複雜的琴鍵，仿佛「造物的手指在高低音的鍵盤間迅速地移動」。「山谷的共鳴箱將音樂翕和著，那樣鬱勃而又神聖，讓人想到中古世紀教堂中的大風琴」。「我」帶著「敬畏和驚嘆」面對山色，驚異得幾乎不能自信。「天父啊！」我說，「你把顏色調製得多麼神奇啊！世上的舞台燈光從來沒有控制得這麼自如的。」<sup>[45]</sup>《到山中去》一文，作者甚至想到：「人真該到田園中去，因為我們的老祖宗原是從那裡被放逐的！」「我真不信有人從大自然中歸來，而仍然不信上帝的存在」。從自然中歸來的張曉風，更加堅定了對上帝的信仰：「父啊，叫我知道，你充滿萬有。叫我知道，你在山中，你在水中，你在風中，你在雲中。叫我的心在每一角落向你下拜。當我年輕的時候，教我探索你的美。當我年老的時候，教我咀嚼你的美。終我一生，叫我常常舉目望山，好讓我在困厄之中，時時支取到從你而來的力量」<sup>[46]</sup>。她在自然中體悟生命，傾聽聖言，自然與神性富有生命感地融合在一起。

張曉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她筆下的「中國」、生命與自然都具有濃郁的神性色彩。她以基督教文化的「博愛」之心面對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以自己的詩性之筆實現了他們與神性的相融。張曉風的散文世界，一定程度上達成了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的相遇和對話。這已經超出了單純文學的範疇，而具有了文化的深遠意義。

### 三

朱維之先生在其名著《基督教與文學》中說道，「宗教的生命在於祈禱，那一天祈禱停止，就

算那一天宗教幻滅。反之，祈禱增加虔誠時，就是宗教心活躍時。基督教的崇拜中心也在於祈禱……」。<sup>[47]</sup>對於「基督教的崇拜中心」——祈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張曉風，其散文世界有著鮮明而自覺的表達。與「祈禱」須臾不可分的便是「感恩」，「基督教祈禱的第一件要緊事，就是要預備讚嘆感謝的心。倘使對上帝沒有渴慕仰望之情，怎會發出虔敬的禱詞呢？」<sup>[48]</sup>與「祈禱」同步，張曉風的散文世界同樣充滿著「感恩」之情。她以祈禱和感恩向上帝剖白心跡，表達神性，迎接神明。把自身和他人的整體生命展示給上帝，讓上帝作主，在神的懷抱中生活。

當有人問猶太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究竟為什麼信仰上帝」時，他答道：「假如這是一位人們可以談論的上帝，我是不會信仰他的。然而，這是人們可以與之談話的上帝，所以我信仰他。」<sup>[49]</sup>祈禱正是「與上帝對話」的行為。上帝是萬有、萬能、萬全、永恆的存在，人則是一個局限性存在。在張曉風看來，無論人的力量是多麼強大，「上帝總還要留一兩招是你沒辦法的！」<sup>[50]</sup>，「與時間角力，和永恆徒手肉搏，算來都注定要傷痕累累的」<sup>[51]</sup>。於是，人反觀自身，祈求上帝。在《畫晴》中，作者省察自己的浮躁和淺薄就像「夏日之日」，使人厭惡、迴避，同時祈禱自己給人光明而不刺眼、暖熱而不灼人的「冬日之日」。「什麼時候我才能那樣含蓄，那樣溫柔敦厚而又那樣深沉呢？『如果你要我成為光，求你叫我成為這樣的光。』我不禁用全心靈禱求『不是獨步中天，造成氣焰和光芒。而是透過灰冷的天空，用一腔熱忱去溫暖一切僵坐在陰濕中的人。』」<sup>[52]</sup>愛是一切，有了愛便無他祈求。

「芽嫩已過，花期已過，如今打算來做一枚果，待果熟蒂落，願上天復容我是一粒核，縱身大化在新著土處，期待另一度的芽葉。」<sup>[53]</sup>讓我們傾心祈禱，「愛萬物，以及造物的天、成物的人。……讓事事物物都關情，讓我們生活得更好奇、更驚訝、更感激」。<sup>[54]</sup>在《最後的戳記》中，作者由學生證上的戳記聯想到個體生命的戳記，進而發出虔誠的祈禱：「『我的主』，我抬頭望著藍寶石般的晴空，心裡默默地禱告：『但願在你那本美麗無比的生命冊上，我的名字下也蓋滿了許多整齊而又清晰

的戳記，表示你對我完成之事的嘉許，當我走完一生路程的時候，當你為我蓋下最後的戳記的時候，求你讓我知道，我曾有一個圓滿的人生！」<sup>[55]</sup>。上帝在傾聽著祈禱者的祈禱，祈禱者則從上帝那裡獲得他自身。作者正是以祈禱使上帝「成為現實」，於是，上帝便與她相遇。如蒂利希所認為的，「祈禱的本質是上帝在我們心中做工並把我們的整個存在提升到上帝身旁的一種行動」。<sup>[56]</sup>

除了為自己祈禱，還有為他人祈禱的問題，也就是「代禱」。「我們與其他人的生命交織在一起，其間的聯繫實際上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加密切。他們的歷史也就是我們的歷史，而我們的歷史同樣也是他們的歷史。」而且，「當我呼喚、祈求上帝堅定另一個人的信仰，加深他對上帝的認識的時候——我堅信，上帝一定會這麼做的」。<sup>[57]</sup>基於此，「代禱」便不難理解並成為可能。在《初綻的詩篇》中，張曉風代孩子祈禱：

「上帝，我們感謝你，/因為你在地上造了一個新的人，/保守他，使他正直，/幫助他，使他有用」。<sup>[58]</sup>

在《念你們的名字》中，她代學生們祈禱：「讓我們恍然自惕，讓我們清醒地推開別人加給我們的金冠，而選擇長程的勞瘁。誠如耶穌基督所說：『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真正偉人的雙手並不浸在甜美的花汁中，它們常忙於處理一片惡臭的膿血。真正偉人的雙目並不凝望最翠拔的高峰，它們常低俯下來察看一個卑微的貧民的病容。孩子們，讓別人去享受『人上人』的榮耀，我只祈求你們善盡『人中人』的天職。」「孩子們，求全能者以廣大的天心包覆你們，讓你們懂得用愛心去托住別人。求造物主給你們內在的豐富，讓你們懂得如何去分給別人。某些醫生永遠只能收到醫療費，我願你們收到的更多——我願你們收到別人的感念。」這樣，「將有人以祈禱的嘴唇，默念你們的名字」。<sup>[59]</sup>《聖經·新約·歌羅西書》第1章9-12節說道：「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神，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

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在上帝面前，我們共有一段歷史，我們共同向上帝祈禱。「默想的祈禱，可以陶冶性靈，提高人格，也可以堅定一個人對於社會的事業，同樣也可以產生深刻的文學作品。」

[60]

人在訴說，上帝在傾聽。祈禱不是無謂空話，而是存在於人心深層的事件。這一事件在祈禱中形成言語，又用言語表達出來。「祈禱就是我們與上帝相遇，與上帝同在，親密無間，每天每日，在我們自己的話語和自己的思想裡。」<sup>[61]</sup>祈禱還意味著在尋找上帝和發現上帝，「人在祈禱中向上帝舒展開自己的肢體。他想超越自身，不想再孤獨，不想再讓自己與自己獨處。但祈禱不僅是一種尋找，它同時也已經是——至少虔信者的古老經驗如是說——一種發現。它始於與自己獨處的人的獨白；可是突然，在獨白自身的過程中，可能發生這種情形：這個人發現他不再是獨身一人，他所進行的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獨白，而從根本上、從開始起就是一種對話。他發現神秘的眼睛在注視他，神秘的耳朵在傾聽他。他發現從寂靜中，從沉默中，有一種傾聽，一種聆聽正迎向他，迎向他這一個人此刻所做的、所思的和他所不得不說的」。<sup>[62]</sup>正如《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7章7-8節所言：「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這樣看來，祈禱不是漢語語境意義中的虛幻，而是具有實實在在性。正如奧特(Heinrich Ott)所說：「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整個世界以嶄新的面貌呈現於信仰的眼前，哪怕只匆匆一瞥。這便是祈禱向現實的位格深層的突破」。<sup>[63]</sup>某種意義上遺憾的是，漢語言文化極為注重表面上「看得見」的實在，極為注重對實利的祈禱，而卻明顯忽視了類似基督教文化的祈禱這樣的「看不見」的實在，明顯忽視了這樣的身心兼備的祈禱。對此，我們有必要意識到，而張曉風的散文世界或許能帶給我們一定的啟示。

「親愛的上蒼，請給我順遂，請給我豐裕，但也時時容我稍稍感受枯竭的惶急和貧乏的傷痛。這樣，在大雨沛然之際，我才懂得感恩。」<sup>[64]</sup>「祈禱」是祈求和盼望，「感恩」是酬謝和報恩，與「祈

禱」密切聯繫的便是「感恩」。在《最後的戳記》中，張曉風滿懷深情地講述了自己在獲得獎學金後內心的感恩之情。「那時我會快樂地流下淚來，我會找到安靜的一角，坐下來，感謝那位給了我機會又給了我智慧的天父，也很自然地想到我的父母，以及許多關切我、期望著我成功的人，因而覺得自己到底做了一件對得起人的事。」「我，一個沒有長處也沒有優點的人，上天何其鍾愛我，讓那麼多我所不曾謀面、不知姓名的人，助我完成了學業。」而且，作者講到自己抱病上課，也不請假。

「一則我不願意錯過任何聽講的機會，二則我太重視出席全勤的那份榮譽。我感謝上帝，他給了我一宗最大財富——健全的腦子，健全的理性，和健康的身體。我從來沒有生過比感冒更嚴重的病，而當我病的時候，他更給我足夠的支持力，讓我向上的意志不曾仆倒過。」<sup>[65]</sup>在《劫後》中的災劫之後，作者感到自己「學會了為陽光感謝——因為陰晦並非不可能。學會了為平靜而乏味的日子感謝——因為風暴並非不可能。學會了為粗茶淡飯感謝——因為饑餓並非不可能。甚至學會了為一張猙獰的面目感謝——因為有一天，我們中間不知誰便要失去這十分脆弱的肉體」，更進一步，「那麼容易地便了解了每一件不如意的事，似乎原來都可以更不如意。而每一件平凡的事，都是出於一種意外的幸運。日光本來並不是我們所應得的。月光也未曾向我們索取過戶稅。還有那些燦然一天的星斗，那些灼熱了四季的玫瑰，都沒有服役於我們的義務。只因我們已習慣於它們的存在，竟至於習慣得不再激動，不再覺得活著是一種恩惠，不再存著感戴和敬畏。但在風雨之後，一切都被重新思索，這才忽然驚喜地發現，一年之中竟有那麼多美好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一個歡欣的感恩節」。<sup>[66]</sup>如果沒有對生命的體悟與理解，便不會有如此寬廣的感恩情緒。習慣是那樣地深入骨髓，而活著卻的確是一種「恩惠」。在《情懷》中，作者頗有感觸地寫道，「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才知道萬事萬物包括投眼而來的翠色，附耳而至的清風，無一不是豪華的天寵。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剎時間都是向永恆借來的片羽，才相信胸襟中的每一縷柔情都是無限天機所流瀉的微光」。

<sup>167</sup>自然中的萬事萬物都是上帝無償賜予人類的，對這一切我們都應懷抱一種感恩的態度。試想一下，有限的人又有什麼資格獲得如此博大無限的饋贈呢？在《星約》中，作者則真誠地表達謝恩的心情：「如果我不曾謝恩，此刻，為茫茫大荒中一小塊荷花缸旁的立腳位置，為猶明的雙眸，為未熄的渴望，為身旁高大的教我看星的男孩，為能見到的以及未能見到的，為能擁有的以及不能擁有的，為悲為喜，為悟為未悟，為已度的和未度的歲月，我，正式致謝」。<sup>168</sup>很明顯，「感恩」的同時亦自然包涵著「讚美」。赫舍爾(Abraham J. Heschel)認為，人的「精神生活的秘密在於稱讚的能力」，而「我們時代的人正在喪失讚美的能力。……讚美是一種主動狀態，是表達崇敬和欣賞的行為。……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行為的超越性意義上，是乞求上帝從隱蔽處出場」。<sup>169</sup>

我們知道，漢語言文化並不缺乏感恩戴德，但膜拜的對象卻總也不外乎世俗權威，甚至具體到生而有「罪」的個人。這是一種虛假的、缺乏根基的俗世感恩與個人崇拜，其負面影響至今不衰。相反地，對於自然萬物的存在、對於個體生命的存在、對於「三位一體」上帝的恩惠這樣的真正的、具有根基的神聖感恩，卻恰恰是漢語文化語境相當缺乏的。在這個意義上，張曉風的散文世界能否為我們提供一種借鑒，能否為漢語語境提供一種制衡性與互補性的糾偏作用呢？

因為有了融入身心的「祈禱」與「感恩」，張曉風的散文呈現為獨特的存在。它是神性的，同時又是詩性的。「祈禱的文體可以變化多端，而祈禱的本身總是詩的」，「一切虔誠而含善意的祈禱詞，必定含有詩意」。<sup>170</sup>張曉風的散文又進一步在「祈禱」與「感恩」的基督文化意義上，實現了詩性與神性的對話。在我看來，基督教文化語境意義上的「祈禱」與「感恩」，正是這位女作家奉獻給現代散文史乃至漢語文學史甚至是漢語思想史的最大功績。

#### 四

張曉風自覺自己是一個「過客」<sup>171</sup>，稱自己「是被送來這世界觀光的客人」，「帶著驚奇和喜

悅看青山和綠水，看生命和知識」。<sup>172</sup>她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中，也就是「我在」。

「在」是張曉風散文的一個重要內涵，這個詞包含的對象是自然、人、神。也就是，自然、人、神同在這個世界中「存在」，而且共同擁有這個世界。她寫有一篇散文叫做《我在》，其間講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切的愛，都是基於你我「同在」的緣分。即使「神明」，也是由於「昔在、今在、恆在」以及「無所不在」的特質。相對於無限性存在的神，具有「只能出現於這個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的個體「我」，同樣是組成這個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小塊。只不過，「天神的存在是無始無終浩浩莽莽的無限，而我是此時此際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覺」。<sup>173</sup>神、人、自然和諧地「在」一起。神是「永在」，人是「此在」，自然因人、神之在而「在」。人則隨時準備應答神之召喚，就像《舊約》中的先知撒母耳那樣，一聽到呼叫，即刻回答：「神啊！請說，我在這裡」。<sup>174</sup>張曉風寫道：「我當然不是先知，從來沒有想做『救星』的大志，卻喜歡讓自己是一個『緊急待命』的人，隨時能說『我在，我在這裡』」。<sup>175</sup>相對於《舊約·創世紀》中「墮落」的亞當聽到上帝的詢問卻「藏匿起來」，「噤而不答」，張曉風說：「上帝，我在，我在這裡，請你看著我，我在這裡。不比一個凡人好，也不比一個凡人壞，我有我的遜順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無限的求真求美的夢裡，也在我脆弱不堪一擊的人性裡。上帝啊，俯察我，我在這裡」。<sup>176</sup>正像耶穌使徒聽見主的聲音時眾口一致所說的，「主，我在這裡」。<sup>177</sup>於此，作者將個體人的存在形態講得充分、清楚，這是人性展開的事實。「我在」，正是在生命的大教室裡「出席」。天、地、人、神共在的世界，便是一個「完美」的世界。難怪張曉風不禁發問，「樹在。山在。大地在。歲月在。我在。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sup>178</sup>。

既然我「在」世界中，那麼對於這個世界就需要做出「我」的解釋。「上帝是造物者，人類則是費心為萬物一一作注釋的人」。<sup>179</sup>張曉風的文字難道不就是一篇篇絕妙的「注釋」嗎？《聖經》上說：「愛心能遮過錯。」在她看來，「因愛而生的解釋才能把事情美滿化解」。「化解不是沒有是非，而



是超越是非。就算有過錯也因那善意的解釋如明鑿入井，遂令濁物沉澱，水質復歸澄瑩。」<sup>[80]</sup>進而，她明白了「述而不作」之「述」，就是「去悲憫、去認同、去解釋」<sup>[81]</sup>。張曉風禁不住發出深深的祈禱：「上天啊，能否容我為山作箋，為水作注，為大地系傳，為群樹作疏證。答應我，讓我站在朗朗天日下，為乾坤萬象作一次利落動人的簡報」。<sup>[82]</sup>她的散文正是為自然所作的箋注與疏證，為生命所作的「簡報」。她用自己的如詩之筆「解釋」這個世界，真誠不渝。「如果有一天，我因生命衰竭而向上蒼祈求一兩年額外加簽的歲月，其目的無非是讓我回首再看一看這可驚可嘆的山川和人世。能多看它們一眼，便能多用悲壯的雖注定失敗卻仍不肯放棄的努力再解釋它們一次。並且也欣喜地看到人如何用智慧、用言詞、用弦管、用丹青、用靜穆、用愛，一一對這世界作其圓融的解釋」。<sup>[83]</sup>張曉風的散文正是用「愛」對這世界存在的一切所作出的「解釋」，而且圓融又極富有詩意。

相對於亞當式的「命名者」和仲尼式的「正名者」，張曉風自謙為只是一個「問名者」。如果說，命名者是偉大的開創家，正名者是憂世的挽瀾人，那麼問名者只是一個「與萬物深深契情的人」。<sup>[84]</sup>從她的文字裡，我們看到的正是一個與自然、生命、神明有應答、有深情、有詩意的「問名者」形象。

作為基督信徒的張曉風，用她的優美的散文對這個世界作出了基督教文化意義上的「解釋」。如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所言，一切宗教按照其本質將皆為詩性的。<sup>[85]</sup>張曉風的散文世界是「神性解釋學」，同時又是「詩性解釋學」，形成「詩性與神性的對話」。

[1]轉引自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1頁。

[2]張曉風：〈待理〉，《張曉風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66頁。

[3]張曉風：〈矛盾篇〉(之二)，《張曉風散文》，第204-205頁。

[4]張曉風：〈高處何所有〉，《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108

頁。

[5]同注[1]，第242頁。

[6]同注[1]，第243頁。

[7]張曉風：〈我的幽光實驗〉，《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221頁。

[8]張曉風：〈矛盾篇〉(之三)，《張曉風散文》，第206頁。

[9][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觀》(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0頁。

[10]同注[8]，第207頁。

[11]同注[8]，第208頁。

[12]張曉風：《張曉風散文》，第316-317頁。

[13]張曉風：《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第91頁。

[14]杜鳳英：〈話說十字架〉，載《中國宗教》(京)2002年第3期。

[15]張曉風：〈眼神四則〉，《張曉風散文》，第221頁。

[16]張曉風：〈地勺〉，《張曉風散文》，第292頁。

[17]同注[12]，第340頁。

[18]張曉風：〈前身〉，《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第62頁。

[19]張曉風：〈念你們的名字〉，《張曉風散文》，第125頁。

[20]同注[2]，第203頁。

[21]同注[1]，第245頁。

[22]同注[12]，第102頁。

[23]同注[12]，第105頁。

[24]同注[12]，第108頁。

[25]張曉風：〈衣履篇〉，《張曉風散文》，第132頁。

[26]張曉風：〈人體中的繁星和穹蒼〉，《張曉風散文》，第214頁。

[27]同注[12]，第140頁。

[28]同注[12]，第162頁。

[29]同注[1]，第247頁。

[30]同注[12]，第126頁。

[31]同注[12]，第128頁。

[32]同注[12]，第123頁。

[33]同注[13]，第28頁。

[34]同注[13]，第29-31頁。

[35]張曉風：〈我有〉，《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第152頁。

[36]張曉風：〈林木篇〉，《張曉風散文》，第32

- 頁。
- [37]張曉風：〈只因為年輕啊〉，《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第79頁。
- [38]同注[12]，第28頁。
- [39]同注[12]，第21頁。
- [40]同注[12]，第265頁。
- [41]同注[13]，第159-160頁。
- [42]同注[12]，第58頁。
- [43]同注[12]，第69頁。
- [44]同注[12]，第3頁。
- [45]同注[13]，第35-36頁。
- [46]張曉風：《張曉風自選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9頁。
- [47]朱維之：《基督教與文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第151頁。
- [48]同上，第162頁。
- [49][瑞士]奧特：《上帝》（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 [50]張曉風：〈戈壁行腳〉，《張曉風散文》，第86頁。
- [51]同上，第89頁。
- [52]同注[12]，第5頁。
- [53]張曉風：〈情懷〉，《張曉風散文》，第164頁。
- [54]張曉風：〈萬物夥伴〉，《張曉風散文》，第347頁。
- [55]同注[12]，第99頁。
- [56][美]蒂利希：〈祈禱的悖論〉，《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599頁。
- [57]同注[49]，第79-80頁。
- [58]同注[12]，第105頁。
- [59]同注[12]，第128-129頁。
- [60]同注[47]，第176頁。
- [61][瑞士]奧特：〈祈禱是獨白和對話〉，《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卷，第602頁。
- [62]同上，第606頁。
- [63]同注[49]，第83頁。
- [64]〈我有一根祈雨棍〉，《張曉風自選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336頁。
- [65]同注[12]，第96-97頁。
- [66]同注[12]，第123頁。
- [67]同注[12]，第157頁。
- [68]同注[12]，第243頁。
- [69][英]赫舍爾：《人是誰》（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頁。
- [70]同注[47]，第160、150頁。
- [71]張曉風：〈春俎〉，《張曉風散文》，第48頁。
- [72]張曉風：〈雨天的書〉，《張曉風散文》，第18頁。
- [73]同注[12]，第178頁。
- [74]《舊約·撒母耳記上》第3章。
- [75]同注[12]，第180頁。
- [76]同注[12]，第182頁。
- [77]《新約·使徒行傳》9:10。
- [78]同注[12]，第182頁。
- [79]張曉風：〈杜鵑之箋注〉，《張曉風散文》，第151頁。
- [80]張曉風：〈給我一個解釋〉，《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第256頁。
- [81]同上，第257頁。
- [82]張曉風：〈杜鵑之箋注〉，《張曉風散文》，第154頁。
- [83]同注[80]，第262頁。
- [84]張曉風：〈問名〉，《張曉風散文》，第192頁。
- [85][德]荷爾德林：《荷爾德林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18頁。

### Poetic and Divine Dialogue: On Zhang Xiaofeng's Prose Creation

Cong Xin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Zhang Xiaofeng's prose creation has a unique represent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vision, and presents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poetic and divine interaction. As a devout Christian, Zhang Xiaofeng expresses the identity of "China" and "Christ" through his prose. The spirit of universal love in his prose is embodied in the unity of love for China, love for humanity and love for nature. In the cultural sense of "prayer" and "gratitude", its prose is also poetic and divine. Zhang Xiaofeng's prose world is both "the hermeneutic of poetry" and "the hermeneutic of divinity". To some extent, the meeting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 culture have been achieved. This is beyond the scope of pure literature, and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Zhang Xiaofeng's prose, Poetry, Divinity, Dialogue